

抗戰第四週年紀念小叢書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

緒言

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在他的名著戰爭論中，爲戰爭下了如次的定義：『戰爭是一個國家用盡強迫別一個國家屈服於自己意志下的一種武力的動作』。克氏的定義是根據普魯士魏德列大王時期以重拿破崙時期的戰爭經驗而建立的。在軍事學上，確曾支配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時至今日，情勢大變，這個定義便顯然成爲歷史上的東西了，因爲自從世界大戰以來，基於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情勢的變化，使得人間世的戰爭採取了全體和全民的實質與形式，和歷史上的戰爭根本不同了。所謂『全體戰爭』便是普遍兵役制度和現代武器進化兩相配合的結果，而所謂『全民戰爭』便是說現代的戰爭不是行於普泛的『人類』之間而是行於各『民族』之間，民族既是戰爭的主體，也是戰爭的對象。『全體戰爭』是現代戰爭的技術方面，而『全民戰爭』是其社會方面。由技術方面說，全體戰爭可以指一個民族被動地捲入戰爭漩渦，由社會方面說，全民戰爭乃是一個民族爲保持其本身的生存獨立而自動地參與戰爭。所以德國名將盧登道夫在其所著全民戰爭論中，替現代戰爭下了如次的定義：

『戰爭是民族爲其生存保持的一種鬥爭。』

我們這次的對暴日抗戰，從戰爭開始時便已確定了全體和全民的性質。在敵方是挾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緒言

二

其優勢武器，並憑藉其施行已久的普遍兵役制，妄想一舉而併吞我中華民族，在我方則是爲保持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獨立，以必獲最後勝利的決心而奮起應戰。所以，當抗戰開始時，我們領袖即曾揭發二義：對本國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對國際爲和平正義而戰。領袖在廿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國國民書中並曾明白指示：

「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不當以此爲之屈撓。」對於抗戰的性質既已有了明白的認識，則我們戰時國策的建立和一切應有的設施便都有所根據了。進行全民戰爭必須具備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基本條件：第一，在精神上必須把整個的民族溶合成爲一個統一體；第二，在物質上必須使戰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機構，一切都適合全民戰爭的需要，爲滿足第一個條件，所以抗戰建國綱領總則第一條即明白指示：「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爲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而全國精神總動員綱領中，也明白揭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三個共同目標。有了共同信仰和共同目標，然後整個中華

民族便已在精神上溶合成爲一體了。爲滿足第二個條件，所以抗戰建國綱領在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衆運動以及教育各方面都有詳細而具體的規定。抗戰數年來，政府的基本國策以及一切設施便都是據此而樹立的。

現在中華民族神聖偉大的抗戰，已歷整整的四年，從今天開始，我們對暴日抗戰進入了第五個年代。這四年來的抗戰史實，證明我們領袖眼光的遠大和我們國策的正確。現當抗戰第五年代開始，我們試本「知己知彼」之義，將四年來敵我情勢的各方面，做一個綜合的檢討，藉以證明敵人作戰力量的日消，和我方作戰力量的日長，好使全國同胞瞭然於最後勝利的日近，愈益堅強其必勝信念，向光明的前途邁進。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目次

緒言

第一章 軍事方面

- (一) 戰鬥精神的比較
- (二) 戰略成敗的比較
- (三) 作戰形勢的比較

第二章 政治方面

- (一) 政治精神的比較
- (二) 政治動態的比較
- (三) 戰時政治機構的比較

第三章 外交方面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目次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目次

二

- (一) 外交政策的比較
- (二) 外交動態的比較
- (三) 外交收穫的比較

第四章 經濟方面

- (一) 戰時經濟政策的比較
- (二) 戰時生產的比較
- (三) 戰時財政的比較
- (四) 戰時人民生活的比較

結語

第一章 軍事方面

(一) 戰鬥精神的比較

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說：『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這實在是軍事學上千古不磨的定理。抗戰四年來的經驗已予國父這句遺訓以鉄般的證明。在抗戰的初期我們原是以劣勢的裝備與技術來抵抗敵人的優勢裝備與技術，但我們是爲了民族國家的生存獨立而戰，而敵人只是替他們的軍閥效死來侵略別國。在我們是「理直氣壯」，在他們則是「師出無名」。儘管敵閥善用巧妙的宣傳技術，替他們的侵略戰造作種種理由，但事實是不能長此掩遮的，一旦敵軍恍然大悟他們是受了欺騙，便決不肯再來替敵效死了。由於敵人作戰的目的渺茫，而造成敵軍士兵風紀的頹敗和戰意的消沉，所以在這四年來各大戰役之中，隨處都顯出敵我戰鬥精神比率的一消一長。我則愈戰愈強，愈戰愈勇，敵則愈戰愈弱，愈戰愈怯。事實證明敵軍的士氣已由上而下的發生變化。當戰爭開始時，敵軍士氣的旺盛，作戰的堅決，勇敢是有目共觀的。往往我軍把敵人包圍起來，他們死都不肯繳槍，甚至於把他們俘虜過來，替他們在傷口敷藥的時候，他們摸了槍還是要打的不肯繳槍，甚至於把他們俘虜過來，替他們在傷口敷藥的時候，他們摸了槍還是要打的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二

然而經過數年來抗戰，憑着我們的英勇奮鬥，對敵宣傳工作的發展，以及優待俘虜條例的實施，已使敵國敵人的宣傳，天天趨於破產，時至今日，敵軍怕死心理的過份和攻擊精神的低落，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的。每到兩軍肉搏的時候，還未迫近敵兵便已長跪求饒，自動繳槍。在抗戰初期時，敵軍每兩三個人離開部隊，到二三十里以外去搶劫姦淫，但是現在的慘狀已和從前大不相同，敵軍小部隊決不敢離開大部隊而單獨行動。僅只以上兩事便可窺知敵軍的戰鬥精神，今日已大非昔比了。這是就作戰情緒而論。其次就敵軍的作戰命令看來，也可證明敵軍戰鬥精神的逐漸衰落。敵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所發的第三號作戰命令（即中國軍戰鬥法要覽）（甲版），把我軍作戰力估計甚低，經過戰爭一年，敵人把上項命令修正了。（即上項要覽乙版）再經過一年的戰爭，敵人更把上項命令作了一次大的修正。（即上項要覽的丙版）由他們作戰命令的逐漸修改上，我們可以看出「皇軍」的戰鬥精神是怎樣的逐漸衰頹，我軍的戰鬥力是如何的日益增強，戰鬥技術如何的日益改進。最初，他們的命令只注意我軍的素質優良部隊，令部隊分別輕重來應付，其後才注意我軍各部隊配合工作的效力，但仍以爲一部素質惡劣的部隊不值一擊。到一九三九年五月間敵軍參謀長南京會議，才承認我軍素質與量均有驚人的進步，命令敵軍對我軍各部隊一律不可輕視。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抗戰以來，我軍素質與量均有驚人的進步，連敵人都不得不公開承認了。

(二) 戰略成敗的比較

決定戰爭勝負的條件，無論是攻取或防禦，運用戰略與戰術的是否得當確是一個最大的關鍵。因此，負責指揮責任的人，在戰爭還未開始接觸之前，對於運用怎樣的戰略與戰術，便須預做詳密的考慮與計劃。我們這次對日抗戰，是為保持民族的生存獨立，所以自始就抱定犧牲到底的決心，具有非打勝仗不可的意志，我們所要爭取的勝利是「最後的勝利」，因此，我們所採取的戰略，自始即是「消耗戰略」，換言之，即是消耗持久戰。這個戰略的目的是在時間上維持「持久」，也就是「以空間來爭取時間」，所以說是一小勝勿謂小數勿餒。我們領袖在「第二期抗戰開始告全國國民書」中，明白的指出：「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一貫的方針，……所謂一貫之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綜觀我們第一期抗戰最大的成功，就是完成了所有爭取最後勝利和戰略上一切的佈置，也就是我們已經依照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力竭聲嘶而莫能自拔的地位。詳細一點說，我們最高統帥所定的這個戰略，就是拿我們劣勢的軍備，一對幾次消耗優勢的敵軍，一面根據抗戰的經驗，來培養我們自己的力量，以逐漸完成我爭取最後勝利的佈置。所以表面看來，在戰鬥上，過去我們雖因戰術的欠缺有時不免失敗，但戰略上却是始終一貫成功的。這就是因為開戰以來，我們始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四

終站在主動地位，而使敵人一直陷於被動地位，這一點便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反之，如果自從開戰以來，我們不能依照這種一貫的戰略，運用正確的方針來打擊敵人，攻破他的狡謀，消耗他的力量，而隨時拿我們全部軍隊，用於各據點的爭奪，與敵人爭一日之短長，那末我們的主力，或許早就有滅亡的危險了。正因為我們戰略的正確，所以使得敵人的攻勢由旺盛而逐漸趨於衰落，而我們的新生戰鬥力量逐漸長成，由守勢而逐漸轉為攻勢。自蘆溝橋事變發生，經過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南甯會戰，一直到最近的中條山會戰，敵人的攻勢成為一個鐘形拋物線的形式，武漢和廣州的佔領可算是這個拋物線的頂點。在此頂點未達到以前，可說是敵軍攻勢的旺盛時期，過此頂點便是敵軍攻勢衰落的時期了。時至今日，敵人的力量已漸由衰落而趨於崩潰，而我們的力量則方興未艾有加無已，最後勝利到來之期確已不遠了。全面抗戰的歷史證明我們戰略的成功。

反之，歷史的事實證明敵方戰略整個的失敗。敵人在沒有開始侵略戰時，便已把我軍的力量估計過低，因而採取了錯誤的「殲滅戰略」。這個戰略的目的是想利用自己在軍備設置上以及軍隊素質上的優勢，集中於所要的空間，以排山倒海速戰速決的方式，於最短時間之中，一舉而殲滅敵人。換句話說，殲滅戰的作戰目的，是要迅速消滅敵對的主力，而迫其放棄戰意，以屈服於自己意志之下。可是，殲滅戰的進行，必須具有兩個

條件：第一，要有周到綿密的計劃；第二，要有絕對優勢的兵力。必須具備這兩個條件，才能達到殲滅戰決定的效果。倘無此項條件而冒險圖殲滅戰的進行，那是極危險的。因爲：（一）優勢兵力的使用是有限的，戰鬥力和戰鬥精神終有止境；（二）攻勢作戰，尤其是不斷的攻勢作戰，達到了攻勢頂點，便是戰鬥力已屆漸減之時；（三）一次作戰不能殲敵，二次作戰不能殲敵，攻勢疲憊是會被守勢軍消耗的，（四）攻勢軍自身被消耗，守勢軍則超越攻勢軍的攻勢頂點而養成了自己的力量，愈戰愈強，愈戰愈勝。敵方戰略的所以失敗，正是因爲沒有具備以上兩項條件而陷於如上所說的險境。第一，敵人侵華軍隊的意見不一，海軍和陸軍鬧意見，各地方的派遣軍又互相鬧意見，自然不會有周到而綿密的計劃，第二，敵軍的裝備和技術雖然較我軍爲優，但數量上則我比敵佔絕對優勢，而且以敵有限的軍隊來侵略中國這樣大的版圖，其勢力不免分散，所以自難佔絕對優勢。不具備殲滅戰所必要的條件而貿然進行殲滅戰，這正說明敵人戰略上的整個失敗。

（三）作戰形勢的比較

武漢會戰是我國對日抗戰的轉捩點，在此以前爲第一期抗戰，作戰形勢於我不利，自此以後爲第二期抗戰，作戰形勢於我完全有利。在第一期抗戰中，我軍以空間換取時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六

間，消耗敵人實力，作戰形勢上處於被動地位，在第二期抗戰中，我則極力爭取主動地位，作戰形勢已能轉守為攻，當武漢會戰完結後，我們檢討敵我的優點及弱點，作如下的結論：

1. 敵軍士兵，因實行征兵制多年，訓練有素，其戰鬥技術，比較熟習。
2. 敵軍官長，因平時教育統一，其一般程度，比較整齊。
3. 敵軍編制，凡各兵種之組織及配合，雖不十分完美，但戰場上所需之兵種，則比我齊備。

4. 敵軍裝備，因其兵工業早有基礎，故各種火炮及自動火器與特種兵器等配賦較多，火力旺盛，破壞力亦相當強大。

5. 敵海空兩軍佔絕對優勢。

以上是敵軍的優點，但其弱點亦甚多：

1. 敵軍作戰不能離開交通線否則補給不到即戰鬥力全失。
2. 敵軍在數量上佔絕對劣勢，開闢戰場太多，作戰地域太大，目前戰場之廣泛，業已超過其所能使用之兵力，縱使竭其國力以維持其軍隊之作戰，亦根本不能解決戰局。

3. 敵軍違反時代性，欲以有限兵力，佔點佔線，鎮服廣大地面，以致處處被我包圍

並不斷的被我消耗，追戰鬥力衰減，必將陷於全滅。

4. 敵軍兵員物資有限，不足以言維持。

5. 武漢會戰，敵軍力量既已發揮至最高度，今後只有逐漸下降。

6. 敵軍統帥，指揮能力薄弱，經過上海徐州武漢三大會戰，在交通便利之地，雙方使用數十萬兵力，戰鬥數月之久，均未能殲滅我之野戰軍，今後地形困難，敵將永遠不能戰勝。

7. 敵軍侵入愈深，則交通線敵軍愈少，其背後連絡綫亦愈長，其後方受我軍民重重威脅，在某種時期，必遭我軍予以殲滅的打擊。

根據以上的檢討判定此後作戰完全於我有利，於是確立第二期抗戰爭取主動地位的方針。此項方針不僅對敵人的弱點，而且進一步使敵軍迅速喪失其優點。在作戰指揮上，特別注重敵後的爭取，將我軍直接作戰行動推廣到敵軍全後方，利用地形，配合民衆，到處膠着敵軍於現地，我軍則依數量上的優勢，從各方面不斷的對敵人攻擊，以消耗敵人的國力，疲憊敵軍的兵力。同時，對於我軍，一面作戰，一面更番抽調整補訓練，並增加新兵器，建設新兵力，以期於戰爭過程中，加強我軍戰鬥力，並造成優於敵軍的兵力，而於最後時期予敵人以殲滅的打擊。自從吳項方針實施後，敵軍兵力完全陷入泥淖，業已喪失大舉進攻的能力，而我軍兵力，則愈戰愈多，愈戰愈強。所以自從民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八

國廿八年以來，敵軍的行動，只有侵擾海口，企圖加緊截斷我海外交通，或勉強抽調兵力，發動局部的攻勢，企圖在某一局部，打開僵局，但結果不過多開戰場，徒然增加敵人物資和兵力的消耗，絕對無法挽回他日趨崩潰的全局形勢。即以自今年一月以來，這五個月的戰事而論，在這一百五十天之中，敵人連次有豫南的慘敗，鄂西的慘敗，晉南的慘敗，贛西的慘敗和最近浙閩沿海的慘敗。敵每有蠢動，美其名曰「掃蕩」，結果，反被我給他以徹底的「掃蕩」。我們希望敵人這樣的「掃蕩」多來幾次，敵軍的總崩潰便可以提早到來了。

第二章 政治方面

(一) 政治精神的比較

一國的政治精神即是她的民族精神之具體表現，而一國的民族精神也即是她的文化之神髓。然則日本的民族精神寄託在什麼地方？她的文化又是什麼一種文化？關於這兩個問題，我們的領袖早已替我們答覆了。領袖說：『日本民族精神寄託的所在就是「武士道」。』又說日本的文化『是模擬的文化。』原來日本沒有自己獨創的文化，她只是一半模擬中國，一半又模擬西洋，而且模擬的結果，只是「食其糟粕」而「遺其精英」。她的「武士道」是片斷竊取我們中國的儒家哲學，而又三合上近代西洋的功利主義，結果便成了這樣一個非歐非馬的東西。她把儒家哲學的「智」「仁」「勇」，只割取了其中的一個「勇」字，而且喪失了這字的原義，成為游俠者流的血氣之勇，所以才講「報仇」，講「切腹」。武士道的「忠君愛國」思想，表面上看來，原也冠冕堂皇，但究其實不過是自私的日本軍閥利用空洞的「天皇」這個名義，來玩弄壓迫一般軍人，使之變為他們自己爭奪政權的工具而已。他們很巧妙的製造「戰爭即忠君愛國」的觀念，向軍人頭腦中灌輸戰爭的觀念。日俄戰爭時，日本軍人及全國上下瘋狂的榮譽戰爭，以戰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

死疆場爲無上光榮。父送其子從軍時，說：「吾家尙無戰死者，新戰死以爲吾家之榮！」妻送其夫從軍時說：「君戰死，爲君守空房；若返，請絕！」這種僅眠術式的把戲便是日本軍閥實現其大陸政策時，自以爲極其可靠的一種工具。可是今非昔比，在二十世紀的今天，這種把戲漸漸的玩不通了。日本軍人嘗了長期戰爭的苦頭，已經開始懷疑：「戰爭是愛國嗎？」「戰死是爲天皇嗎？」從這點出發，日本軍人便由厭戰而漸至於反戰了。不但此也，武士道的源起，早在幕府時代，那時武士的思想是忠於各藩王，明治維新以後，雖已廢藩置縣，兵馬大權完全歸於朝廷，而且在憲法上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但直至今日，軍人忠於各藩的思想并未消除。如陸海軍的對立，是過去長薩兩閥矛盾的延長；另外，陸海軍又各自分出許多派系他們都忠於自己的派系，並提拔自己派系儘先進級，所以，從根底說，這正是日本的軍閥官僚政治今後即將迅速崩潰的一個總原因。自昭和七年以來，連次發生的「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變」「二、二六政變」等大暴動，便是顯然的徵兆。同時，這也正是日本對我侵略戰的一個基本弱點，因爲戰爭是政治的延長以這樣散漫疎懈的政治來領導艱鉅的長期戰爭，我們可以斷定她必無成功的希望。勝利終歸是我們的！

和敵人散漫疎懈的戰時政治，成爲兩極端的對照——我們的戰時政治是精誠團結的。我們是「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府」。我們的戰時大法是「抗戰建國綱領」，這

個綱領全部是根據我們 國父所手創的三民主義而制定的。三民主義便是我們政治精神之具體表現。而我們的主義是以我國固有的政治哲學為基礎，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六個大字為其立足點。簡單一句話說：我們的政治是王道政治，敵人的政治是霸道政治；王道政治是「以德服人」，霸道政治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只要宇宙間正義猶存，王道政治終必成功，霸道政治終必沒落。敵人行之明明是霸道政治，但嘴裏偏偏要高喊「王道」的口號，真是無恥已極。

(二) 政治動態的比較

在政治動態上看，敵和我也正成極端的對照。敵國的政治潮起伏強蕩不安，即其政治破產的先兆，而我全國上下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致努力於抗戰建國的大業也正是我國政治蒸蒸日上之事實表現，我們先來把敵國政治做一個鳥瞰式的觀察：

近年來，敵國政局日在動搖不安之中，自五·一五事件以後的齋藤內閣起，至最近繼任衛二次組閣為止，九年之中，九易內閣。尤其是七七事變以後，四年之中內閣更迭五次之多。內閣更迭次數越多，政治的磨擦與不安，越形顯著，而敵國政治距崩潰之期也愈近。我們要知道日本政潮起伏的原因，應從其政治本質上加以探討。日本是一個極端的軍閥專制國家，自西元七二四年藤原氏始盛到一八六七年德川幕府倒亡，一千多年

四年來敵我情勢之比較